

異龍宮

陳青雲 著

上



内 容 简 介

二十年前，“天狼令”的重现江湖就是一个血腥的象征，示意着残杀武林的开始，腥风血雨肆虐武林——。

“天狼令”的重现江湖，使平静没多久的江湖又涌起了惊涛骇浪。“天狼令”小小的一支旗儿，竟有这么大的威风。震动了各地英豪、霸主，并有许多武林豪杰为“天狼令”感到忧虑、惊疑……。

目 录

第一章 怪啸震江湖 闻狼色变 (1)

第二章 江湖风险何多 步步为难 (40)

第三章 议定位 重立天狼派 (80)

第四章 深山胡哨乱鸣 群魔受挫 (119)

第五章 误投尼姑庵 初试霹雳腿 (159)

第六章 用机智 凶僧惊破胆 (198)

第七章 初挫魔焰 轻敌受重伤 (236)

第八章 卫遗诏 老英雄丧命 (274)

第九章 绝壑困王子 魔女施毒 (312)

第一章 怪啸震江湖 闻狼色变

长江之水，一出了三峡之险，过了宜昌，即见平阳，江面阔朗，天地为开。

江水荡荡，自动起了千万片波纹，在清光潋滟之中，平铺顺流而下，真有个“大江东去”的浩然气概。

在这一带，往来的船只比较多。

货船轻舟，才排竹筏，不时扬帆趁流而下。

黄昏时分，天边斜坠一轮红日，幻起漫天霞彩，倒影入水，腾翻起千万道金蛇，跳掷于银涛碧浪之间。

忽然一片黑云飞过，罩住了这晚霞暮霭。

“呜……”远远响起了一声怪鸣，凄厉刺耳，听之令人毛发直竖。

“哇哇……哇哇……”惊起来水鸟两三只。

“扑腾腾！”穿出了芦苇丛，斜飞而去。

暮色笼罩下，远远的，由一片淡淡的帆影，渐渐现出来一艘乌篷客船，急驶而至。

船上似乎没有人！……

要不然，怎么会任它似醉汉样的，在江面上打着转儿乱撞。

一阵风过处，那篷船忽然横过船身，直向一只渔舟上撞去。

吓得舟上渔翁渔郎惊慌的大叫，赶紧的猛撑杆，急划桨，船身波荡之间，交错而过。

那渔郎却惊叫起一声道：“哎呀——血！”

果然，从那篷船舷边，渗出来缕缕鲜血，浮在水面上，在碧浪

间划下了一条条触目的殷红曲线……。

渔郎的一声喊，惊动了在附近的渔船和那些木排竹筏上的人，大家一齐吆喝着，全向那篷船凑近过去。

篷船摇摇晃晃的直向岸边芦苇丛中冲去。

轰然一声大震，篷船震颠了一阵之后，停住不动了，已然搁浅在那儿，船身倾斜，血水更是急泉般滴下来。

渔船上的人，虽然少见血腥，但也曾听人说过江湖仇杀的事，早已吓得面目变色了，全都远远的望着，不敢靠近来。

可是，那木排竹筏上，却有着不少江湖中人，因为这一地区正是排帮的势力范围，早有几个人纵身上了篷船。

就见在这艘篷船上，横三竖四倒卧着七八具尸体，一个个都蜷曲着身体，死状十分惨怖，全是头顶被人抓裂而死。

血，有些凝结了，有的仍在潺潺的流下。

突然一人惊叫道：“啊！这不是神手飞镖韦灿韦大侠吗？他怎么被人杀了！”

他这一声喊，立时就惊动了其余的几个人，全都围拢过来细看。

见那倒卧血泊之中的，是个半百老者，头顶上被重手划了一个十字，依稀间，还能辨出个面目来。

一人慨叹道：“不错，正是韦大侠，当年在武林会上，我曾见他一镖震群雄，怎么会被人杀在船上？……”

忽然有人又惊叫了一声道：“咦！那是什么？”

众人一齐转头看去，就见在船舱门口上，插着一面黄绢小旗，只有七八寸大小，成三角形，中间印着一个血红的五瓣蹄印。

一位年岁较大的汉子，一看到那面小旗，忙向众人道：“各位兄弟，咱们快下船去，少管这宗闲事。”

一位年轻的汉子却笑道：“嘿！刘大哥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大胆，怎么今天怕起事来了。”

刘大胆道：“兄弟，并不是哥哥今天胆子变小了，你可知那是什么东西吗？”

那人道：“什么东西？只不过是面小旗儿，我不信会比皇上的圣旨还厉害！”

刘大胆道：“是的，它是比皇上的圣旨厉害得多呢？告诉你吧！它就是使江湖丧胆的“天狼令”！”

众人一听说是“天狼令”，刹时间全都变了脸色，谁还敢欠停，慌不迭的全都跳下篷船，架起木排、竹筏，尽快的向下流驰去。

此时，篷船上却又出现了一位少年渔郎，年约十四五岁，生得眉清目秀，文雅中带着些刚健之气。

他虽然一身渔家打扮，但却掩不住那英风飒飒。

不知他什么时候上船来的，望着那几个惨死的人，摇头叹了一口气，伸手又拨下小旗儿，口中喃喃的道：“‘天狼令’？……小小一支旗儿，竟有这么大的威风。”

他自语着，顺手就将小旗儿向怀中一塞，纵身跳落在一只渔舟上，划起木桨，顷刻间，已出去十多丈远，化成一点淡影，逐渐消失。

这件江中惨案，不几天的光景，已轰动了整个江湖，震动了各地的豪雄、霸主，使才平静没有多久的江湖，又涌起了惊涛骇浪。

有好多人为“天狼令”的重现江湖，感到忧虑、惊疑。

当二十年前“天狼令”初现江湖时，那是一个血腥的象征，预示着残杀的开始。腥风血雨肆虐武林，造成了漫天杀劫，但也促

成了武林各派的团结。

在同心协力之下，攻破了北口狼山，捉住罪魁祸首“天狼叟”石天君，先断去了他的双腿，又投尸万丈深涧之下，难道他没有死？……

九宫山下，横石潭畔，“螺青堡”的大厅上，正围坐着二十多位武林高手，一齐在讨论着这件事。

老堡主巨灵神掌毕一泓，猛的一拍桌子，愤慨的嚷道：“我不相信，“天狼叟”他会没有死！……”

就在他一声未了，忽听从远处传来一响怪声。

“呜——”。如鬼哭，似狼嚎，刺耳难闻已极，座中人全都为之神色大变。

一人惊愕了一下之后，道：“毕大哥，也许那魔头真的没有死！你听那怪声，可能已找上咱们了。”

毕一泓冷哼了一声道：“就算他石天君没有死，可是已被斩去了双腿，他还能逞凶到哪里去。”

一人道：“听说那魔头武功已然通玄，还是不要大意的好！”

毕一泓突然哈哈大笑道：“怕什么？凭咱们四肢健全，还会斗不过一个老残废？”

又是一语未了，忽见一人从外面飞奔进来，一进到大厅，扑地便倒，在地上爬了几步之后，仰起头来，嘶哑的喊道：“堡主爷救命——”

一号而绝，就只喊出来这一声，人便昏了过去。

众人惊讶的注目看去，见是这螺青堡的大管家毕升。

他这时脸上全都是血，左眼眼珠被挖了出来，两边颊上似被利剑划了个交叉，鲜血沿脸滴下。

他话音方落，蓦然一响异声起自厅前。

“呜——”这一声嗥叫，响亮已极，似有着无限潜力，震得屋瓦簌簌而下。

这一来，在坐那些武林豪雄，都变成狗熊了，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双腿颤凛。突有一人朝着毕一泓道：“老堡主，兄弟有事，要先走一步了。”

毕一泓见此人骇成这样的贪生畏死，气得只是叹道：“好吧！不送了，诸位有愿意走的，尽可自去，为我毕一泓的事，不愿连累各位好朋友。”

他这一开了口，立有四五个人正中下怀，慌不迭向外走去。

哪知，就在他们刚出大厅门口，忽然迎头一股劲风横卷，荡得他们东倒西歪，就听一人冷喝道：“同是‘森罗殿’上客，谁也走不得。”

话声中，但见眼前人影乱晃，跟着是惨叫连声，出门的五个人，全都栽在地上，血染阶前。

大厅中还剩有十几个人，论起来也还都算得上是武林顶尖高手，但却被对方的声威震慑住了，动手知道是不行，打算走也无路可走，真是进退都难了。

此际忽有一人向厅后边门上看了一眼，一声不哼，蓦然顿足向边门外纵去。

在他以为敌人既在厅前现身，后面可能没有人，正好逃走。

哪知，他身方纵到门口，突听一人喝道：“回去！”

随着那声冷喝，一股劲风激撞而至。

“哎呀！”一声惨叫，人却被那股劲力激撞而回，倒撞在一根石柱上。

“轰然”一声大震，柱断两截，梁斜椽歪，碎瓦纷飞中，大厅塌下来一大片。就在灰尘迷漾中，也没看清楚走进来的是什么人，但听那惨叫之声，此落彼起，惨不忍闻，转眼间，全都倒卧在血泊之中。

只有巨灵神掌毕一泓，仍在和那怪人拚斗。

他看对方分明四肢齐全，头上带着个狼首皮套，并不是所传说的“天狼叟”。

因为那“天狼叟”的双腿已断，而且残肢已被抛落荒山，就是神仙再世，也不会重新生出两只脚来。

疑念动处，喝问道：“朋友是什么人？和我毕某有什么仇怨。”

那狼首怪人冷哼了一声道：“也得让你死个明白，我乃‘天狼尊者’，此来乃是替我师父报仇。”

毕一泓道：“当年血战‘狼山’那场过节，毕某人并没有参加，不知仇从何起。”

“天狼尊者”突然哈哈笑道：“就因为你没有参加，所以才没打算取你的命，识相一点，立刻跟我走，为我‘天狼尊者’出点力，便是你天大的荣耀。”

毕一泓也是一声狂笑道：“哈哈……你认错人了，毕某人头可断，血可流，就是不能降贼。”

“天狼尊者”冷哼了一声道：“你可拿得准吗？……”

他话音未落，突然身形疾转，不见了人影。

毕一泓正自纳闷，暗想：“好快的身法，怎么不战而走了呢？”

正当他一念未了，猛觉后背上被人击中了一掌，刹时间一阵天旋地转失去了知觉。

一阵暴风雨过后，“螺青堡”又回复了往常的清静，只是情景

大大的不同。

大厅斜塌了半边，厅里厅外横倒着二十几具尸体，一个个都死得惨不忍睹，遍地尽是鲜血淋漓。

可是，单单不见了老堡主毕一泓。

这件事很快的就传遍了江湖，闹得人人自危，整个武林，简直是闻狼色变了。

随便一声狼嚎，都能吓得他们心中惶惶，不知自处。

噩耗仍是一件件的传来。

鄱阳三雄也在一夜之间毕命，接着又找上了洞庭七杰，却是全都失踪。

不到几天工夫，魔影又在衡山出现了。

看样子，这位“天狼尊者”是先扫荡大江以南的各派武林，但却无法判定他何时渡江北上。

于是，大江以北的各派武林，就不得不作未雨绸缪之计。

一向宁静的“卧云山庄”，突然之间，热闹起来，平空到了不少的武林人物。

“卧云山庄”的庄主齐天民，人称圣手普化，在武林中，不但武功数得上第一流，智计更是超人一等，所以大家才找上了他，商议抵御之策。

可是，那些豪侠在大厅中呆坐了老半天，却不见齐天民出来，只有他两个徒弟在人群中周旋。

少林泼风禅杖了一大师，已有些忍耐不住了，站起身来，朝着齐天民那大徒弟钱鹞道：“齐老施主是不在家呀？这么多好朋友到来，怎么连个面儿都不见。”

钱鹞连忙躬身道：“家师正在静室用功，这就快出来了。”

了一大师哼了一声道：“令师练的是什么功夫，几时入定

的？”

钱鹞道：“前天辰初入定，练的什么功，弟子可就不知道了。”

神手青雕谷云插口道：“请问令师平常入定，须得几个时辰回醒。”

钱鹞道：“家师素常都是八个时辰。”

谷云道：“现在什么时辰了？”

钱鹞道：“午时已过！”

谷云惊讶的道：“这就怪了，怎么此次入定，竟坐足足二十六个时辰，我看有些蹊跷。”

了一大师听了，把手中铁禅杖猛的朝地上一顿，砰然一声大响，道：“对，我也觉得有些奇怪，待我进去看看。”

他口中说着，手提禅杖，放步就向前走去。就当他方走到门口，斜刺里忽然闪出来一人，挡住了去路道：“老前辈请留步，家父入定未醒！”

了一大师瞪眼一看，见是齐天民之子齐明，干咳了一声道：“小施主是阻挡老衲么？”

齐明躬身道：“晚辈不敢，只因家父入定，齐某不敢去，等回定之后，自会出来和各位相见。”

了一大师一瞪眼道：“胡说，令尊就算是练的大般若禅功，也没听说会坐上二十六个时辰不醒的，我猜其中必有玄虚。”

齐明道：“晚辈也觉着有些不对，但还是扰他不得，如不然会害家父走火入魔的。”

了一大师道：“老衲和你父亲有着数十年的深厚交谊，岂能会害他，我必得看个明白才行。”

他说着仍然大步向前闯去，同时，后面又跟来七八个武林人物。

齐明见这些人，全是和他父亲有着交情的父执辈，怎能阻挡得住，急得他直摇头。

在这时，从后宅也惊动了齐夫人妙手飞钗纪秀玲，和她那女儿齐霞儿，一齐迎了上来，道：“大师修练这么多年，怎么火气仍未稍减？”

了一大师单手打了个稽道，轻诵了一声佛号道：“阿弥陀佛——女施主那知这叫关心则乱，贫衲实在不放心齐施主是真的在静坐。”

齐夫人似乎也有这样的感觉，轻叹了一口气道：“贱妾也有这样的想法，只是不敢冒险，天民从来静坐，也没有超过八个时辰，不知这次怎么会一坐如此长久。”

了一大师微一沉思道：“贵庄最近可曾发生什么怪事没有？”

齐夫人道：“不知大师所指何事？”

了一大师道：“可有什么怪声叫吼，或者……”

齐霞儿突然插口道：“前两天曾听狼嚎，山中发现狼踪，算不上什么怪事的吧！”

了一大师刚听小姑娘说出曾听狼嚎，霎时间神色大变，惊叫了一声道：“不好，齐施主可能遭了毒手。”

他说着，也不管对方母女二人，一握铁禅杖就向静室奔去，人未至，先就大声喊道：“齐施主——齐施主——老衲了一来了。”

论说这了一大师的声音，是够大了，可是静室内却寂然无声。

了一大师当年在武林中有莽和尚之称，如今年岁大了，性情似乎已改了不少，但是上遇上急事，火爆之性油然而起。

他喊了两声之后，见没有回音，一顺手中铁禅杖，就向门上

砸去。

“轰”然一声大震，室门迎杖飞开，撞向后墙，已成碎片坠落地下。

齐夫人才暗自怪这和尚当真的鲁莽，什么事用得着发这样大的火气，忽听了一大师蓦的怪叫道：“咦——人呢？……”

他一声未了，立有几个人跟着冲进了静室，扫目看去，冷静静的，那有个人影儿。

神手青雕谷云道：“嫂夫人，我大哥真的是在这间静室打坐么？”

齐夫人道：“‘卧云山庄’房舍虽多，静室却只此一间，而且还是明儿亲自照护他爹入定的，怎么会不见人呢？”

她在说着话，眼睛却看着齐明。

齐明满面惊得之色，胆喘着道：“孩儿为父亲护法，并没有离开这静室门口一步，爹怎么会不见了昵？”

忽有一人惊叫了一声道：“看那是什么东西？”

众人听声举目看去，就见在屋梁上斜插着一面黄绢三角小旗，中间印着一个红色蹄印。

谷云惊叫道：“‘天狼令’！”

了一大师却气得猛的一顿禅杖，道：“好快的行踪，这蹄头几时已北上来了？”

妙手飞钗齐夫人纪秀玲乍听“天狼令”，一时也被惊得呆了，过了好大一阵，才缓缓的道：“难道那‘天狼’他还没有死？”

谷云插口道：“听说那现身之人，自称是‘天狼尊者’可能是‘天狼叟’的传人也说不定。”

齐夫人道：“天民被他们掳去，不知会落个什么下场？”

了一大师道：“还有什么好下场，‘天狼’一派以残毒闻名，我

看好不了。”

齐夫人一听，禁不住潸然泪下，立向身边的一男一女：“明儿，你们快去收拾一下，咱们即刻动身追下去。”

齐明和霞儿姑娘两人听说，转身出了静室，奔赴后宅而去。

谷云道：“嫂夫人莫非要重入江湖，可记得当年那金盆誓言……”

齐夫人轻叹了一口气道：“为了你大哥，什么也顾不得了，还管它什么金盆誓言……”

一位中年文士插口道：“嫂夫人所见甚是，誓言只是对行为的一种约束，那能就算的灵验如神，眼前是救人要紧，应该通情达理才对。”

他这一说，众人也就无言了，大家默默退出了静室，又慌慌张张的一起离开“卧云山庄”。

在这时，从西陵峡口驾出来一只小船，后舱坐着一个渔郎，十四五岁的年纪，眉清目秀，英风飒飒，虽是渔家打扮，布衣草蓑，但却掩不住他那轩昂神采。

他双手起落不停，身子一仰一合，打桨如飞，在广阔的江面上，急驰如箭，直划向一处江汉子之中。

就在他那只小船，刚刚钻入芦苇丛中，苇叶仍在无风自动间，沿江一条大路上，传来辘辘车声。

尘头起处，飞驰而来一辆篷车。

篷车并无什么奇处，而那驾车的却就刺眼了。

因为那不是车夫，却是一个狼首怪人。

车后跟着四位黑衣大汉，一个个面目狰狞，全是手持腰刀，昂首阔步跟在篷车后面。

车到江汉附近，那狼首怪人一勒马缰，停住了车，仰首一声长吼。

“呜——”吼声刚落，忽然芦苇丛中款乃一声，冲出来一只小船，船头上俏生生的立着一个红衣少女，手持篙杆，只一点，小船就向岸边射去。

同时一个娇脆的声音喊道：“爹——”

那狼首怪人哦了一声道：“是虹儿吗？人可都到齐了？”

他说着话，一翻手脱下了皮套，现出了芦山真面目，乃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面目清秀，嘴边有着一小撮胡子。

乍看之下，他毫不带一点戾气，怎么会是个大魔头？

隐在芦苇丛中那渔郎，看得满腹狐疑。

猛的，那银铃般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是那少女应道：“爹，他们早都来了。”

那中年壮汉回头向那黑衣大汉道：“把这篷车抬上船去！”

就在这时，江汉子中又划过来一只木排，持篙的人，也是四个黑衣精壮的汉子。

岸上那四个人，一人从那中年壮汉手中接过来马缰，用力猛的一抖，另外三人在车后用力一推，篷车就上了木排。

那中年壮汉方待跨步上船，忽然一转身，迅快的拉下来那狼首皮套，又是一个狼首怪人的模样，喝道：“什么人，鬼鬼祟祟……”

他这一声喊，却把那小渔郎吓了一跳，心想：“既然被他发现了，倒不如现身出去……”

心念动处，方待起身纵上岸去，忽听一个洪亮的声音道：“阿弥陀佛，老衲却不是鬼祟之人。”

话声中，从一个土堆后面，缓缓站起一位身躯岸然的和尚，

手持一要镔铁禅杖，乃是泼风禅杖了一大师。

那位狼首怪人冷哼了一声，道：“原来是你这个秃驴！”

了一大师大步而出，一见那狼首怪人，哼了一声道：“我还以为真是‘天狼叟’复活了呢？却是你在闹鬼，你是什么人？”

狼首怪人冷冷的道：“‘天狼尊者’！”

了一大师哼了一声道：“什么‘天狼尊者’谁封你的，你把圣手普化齐天民掳到哪里去了？”

“天狼尊者”冷笑了一声道：“你管得着吗？”

了一大师道：“老衲既然敢问，当然我敢伸手来管。”

“天狼尊者”道：“只怕你秃驴管不了。”

了一大师道：“只要你放了齐天民，老衲抽身就走。”

“天狼尊者”哈哈一笑道：“有那样容易吗？连你也别打算回去了。”

了一大师怒道：“难道你能留下老衲不成？”

“天狼尊者”道：“你不信咱们不妨试试看。”

他说着，抬手一挥，芦苇丛中一阵簌然响动，从里面窜出来四个怪人，全和那“天狼尊者”一样的装束，狼首人身，如风掠出，迅速无比的，把了一大师包围起来。

了一大师冷笑一声，目光环顾四周一眼，厉声喝道：“你们到底把齐天民掳到什么地方去了？”

“天狼尊者”冷声道：“你想看吗？就请等先到西天国来再瞧不迟。”

那四个狼首怪人立时大喝一声，全都亮出来一柄奇形兵刃，齐齐挥动着攻去。

四个怪人，一样的兵刃，看去就如一只大鸟的脚爪，挥动起来，却呼呼生风。

了一大师暴喝一声，铁禅杖抡起哗郎郎响，一招“八方风雨”封架开四人合击之势。

他是力大杖重，激风横扫，确实有些威不可当。

天狼尊者嘿嘿一声冷笑道：“这一招‘八方风雨’，用得还有些功夫，难怪你能在武林中成名，不过遇上了本尊者，还是不行……”

了一大师本就是出了名的火爆性，一听对方之言，分明就没有把他放在心上，直激得他浓眉陡竖，怒吼连声，一柄铁禅杖更是舞了个风雨不透，力道强劲，威势绝伦。

可是，对方那四名狼首怪人的武功，却也不弱，尤其四人联手相攻，配合得更是奇妙已极。

一时之间，了一大师还真没法占得上风。

但那四个狼首怪人，也甚感吃力，无法逼近他身侧一步。

“天狼尊者”哈哈一笑道：“老秃驴，只来你一个人么，不知有没有帮手。”

了一大师气得怒目切齿，大喝道：“只老衲一人足以取你等狗命，还用不着请人助拳。”

喝声中，招式一变，洒起来漫天杖影，激起来劲风回荡，分袭四人。

他这一式杖法，正是少林绝技的“讽魔十八打”的手法，杖杖含蓄内劲，威力强猛至极，登时把四个狼首怪人逼得步步倒退。

“天狼尊者”眼见四位替身胜不了对方，突然仰天一声长啸，也可以说是一声狼嚎。

“呜——”那四个狼首怪人，应声而退，复又窜入芦苇丛中而去。

“天狼尊者”迈步走了过来，哈哈笑道：“少林绝技名非虚传，